

口罩写意

肖遥

如今出门,除手机外,最能给人以安全感
的要数口罩了。不少人经历过出门走了几百
米,突然发现自己没戴口罩的尴尬,此时还
不等别人说啥,自己就感觉像裸奔一样羞
耻,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和鼻子一路
小跑回家取口罩才感觉保住了节操。有人
说,出门扔垃圾发现自己没戴口罩,一时胸
闷气短伴随面红耳赤,回家戴上口罩再出
门,顿觉宛若新生。

口罩掩盖了很多微表情,所以我的朋友
阿猫说自从戴上口罩,她的社交恐惧症减轻
了。走在公司走廊上可以由着自己的面瘫脸
保持高冷,不用眯着近视眼使劲辨认熟人,以
免别人跟自己打招呼,而自己却视而不见。不
用假装厚道地用“嗯、啊、哦”和同事尬聊了。
也不用心里默默丈量 and 擦肩而过的同事的关
系,哪个需要抿嘴角,哪个需要咧嘴角,哪个
需要挤出一个笑,哪个需要会心一笑。聊天的
时候,听到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也不需要费劲
地调动脸部肌肉,做出莞尔、解颐、嫣然等表
情,只需弯着眼睛做出眉开眼笑的样子配合
一下即可,反正你就是笑得狗窝大开,对方也
看不到。更好的是:见了上司也不需要强迫自
己进行恰当的“表情管理”,请假时也胆子肥
了很多,从前请个假恨不得脸上敷上面膜,现
在不用了,反正戴着口罩,上司也读不到你的
微表情,热情或鄙夷都被悄悄藏在了口罩里,
自己不难为情,对方也轻松。

戴上口罩的一张脸,就像戴上了一张面
具。说到面具,在古典时期,演员表演不怎
么依靠脸,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上,演员会戴
着面具或半面具。中国的戏曲,演员画着浓
重的戏妆,白脸、黑脸、红脸分别代表着不
同的人设。与其说古代由于观众距离舞台
太远,演员的五官和表情必须很夸张,不如
说古代人想象力更发达,他们的审美更加
写意,更能够欣赏到“面纱魔力”带来的
诗意之美。

托马斯·马乔在《剖析图像权力》里说:
“脸是我们身上代表了社会性的那一部分,身
体则属于自然”。因此,人在凝视镜子中的自
己时,都会有一种面具感。一旦开始自我观
察,我们就会立即失去那种本能的自我表
达。所以在镜子面前,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做
鬼脸,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逃离面具
的牢笼。同理,一张裸在众人面前的脸,多
数是经过调整和装饰过的表情,未必会真实
地表达自我。反之,只有躲在口罩后面的人
脸,敢于呈现最自然的状态。

在商业社会,一切都被迅速商品化,包
括人脸。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里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生产脸的脸性社会
里”,表现在“任何没有脸的东西都不敢堂
而皇之地登上广告牌”。“脸部政治和广
告美学”使得脸已经被政治化和市场化。
明星们的脸就不再是演员的脸了,而是商
品,是表情包。即便一般人的脸,不P图都
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好在这种浮夸的脸部
美学被戴口罩的习惯扭转过来,据说近期
手机上的P图软件都被冷落了,因为现在
拍照再也不用拍照5分钟,P图1小时了。
戴口罩直接把双下巴遮住,脸直接怼在镜
头前,从未觉得自己的脸如此小,每个女
人都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从经济学上来说,口罩尽管贵,但戴上
口罩后不需要化妆了,至少节省了口红、化
妆品,保护了皮肤,更保护了自己免受虚
荣的蹂躏。戴上了口罩的情侣,对方虽然
不能够看到你巧笑倩兮,可也更加突出了
美目盼兮,毕竟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倘
若有人爱上戴口罩的你,可以理解为对方
更爱你有趣的灵魂。

我曾在不同的早晨醒来。无论冬夏还
是春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
长居还是暂住,所有的早晨都是宁静而又
迷人的。疲惫的身体经过一夜的激浊扬清,
天地之间经过新一轮的吐故纳新,人与自
然仿佛形成一种奇妙的感应,叫人怦然心
动,充满了喜悦与期待。

太阳仍未升起,鸟声啾啾,早夏的落
叶黄色之中还沁着一丝绿或一染红,一
片、两片……缓缓落下,相比秋风扫落叶
的义无反顾,它们少了一份肃杀,却多了一
丝生趣。抬眼望去,大地笼罩在一片明亮
的暗色之中,近山愈显苍翠而远峰愈加
峥嵘。空旷的街道上,没有喧嚣的车水
马龙,没有匆匆上班人的身影,没有恼人
的汽车尾气,只有三三两两早起的人,慢
慢地行走在天地间。

拐进一条乡间小路,黑色的路面干净
整洁、富有弹性,一侧是池塘、小桥、
树林、幽径,一侧是各具特色的村居民
宿。一个小老头眯着眼,叼着烟,弓着腰,
悠闲地走过,看上去惬意得很。

如果说早晨是孤独而自由的,那么傍
晚无疑是温柔的。太

夏日

杨亮

阳慢慢映红了远方的山峰。早点铺里,
一位民工模样的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小
瓶白酒,咕嘟咕嘟灌了两口,匆匆扒完
了一大碗面条,跨上自行车远去。

晚风悠然。天刚擦黑时,声嘶力竭叫
了一天的知了相继静了下来,偶有一两
声也是戛然而止。夜色慢慢来了,如暗
暗涨起的潮水淹没了大地,只有远方裸
露的山峰在夕阳的笼罩下依然固执地散
发着光亮。

与春天的清香不同,夏日的空气中弥漫
着浓烈的草木气息,还夹杂着一丝丝烟
气。这是记忆中乡村独有的味道,恍惚中
将我带回儿时的老街上,我打着手电
筒,妈妈正背着我走在古老的青石街面
上,直到“咿呀”一声合上老屋的门,才
将夜色关在门外。

路边草木葱茏,偶有一只黄蝴蝶在低
矮的小花上高低盘旋,间或一只大鸟不
声不响地快速掠过草地。树上,忽长忽
短、忽高忽低、奇奇怪怪的各种鸟叫声
聒噪着,突然又“哗啦”一声全部从树
丛中冲下来抢食,转眼间又展翅散去。
我还没回过神来,一只小兔子般的硕大
松鼠忽然窜过面前上

了树,一动不动地趴在树枝后面。

我放慢了脚步。草丛里窸窣窸窣,
几位锻炼的行人摆着双臂匆匆越过,仿
佛机器人一般。夜色将临,渐渐有了点凉
风,带来一阵炊烟的气息。几只黄的、白
的土狗相互追逐着消失在小路尽头,山
边的村庄里渐次亮起了灯光。昏黄的街
灯不知什么时候亮的,朦朦胧胧愈显得
暮色苍茫。

夏夜的街市逐渐喧闹起来。远方的山
峰影影绰绰,露天大排档灯火通明,老
板脖子上挂着毛巾热火朝天地炒着菜,
烧烤架上的肉串滋滋地泛着油光,俊俏
的小姑娘端上黄澄澄、沁着水珠的冰啤
酒在人群中穿梭,几张小桌,三两好友,
闲谈小酌,一阵凉风吹来,每个人都是
笑容舒展,毛孔里散发着舒爽与惬意。

夜渐渐深了。当漫天的星光洒向大地,
叶露凝结,树影婆娑,空气中烟气不再,
清香袅袅,草丛中的虫子也开始哼哼唧
唧、不紧不慢地唱了起来。我加快了脚
步,远远地望见了宿舍里亮着的灯,那
是我给自己留的,好像孤独的游子坐了一
夜的长途汽车,希望醒来就能看见家乡
的灯光。

月亮菜

周芳



有意种下两种颜色的月亮菜,秋风越紧,
一挂挂或青或紫的月亮菜越结得欢,香
樟树很有些生动的意味。

豆荚中的豆米隐隐地有个雏形时,外婆
便喜滋滋地掐回来,或切丝清炒,或烫晒
成干菜。干菜总有股独有的清香,冬天
与肉同烧,便又是一道上好的佳肴。月
亮菜吃不完时,一任它老下去,饱满的豆
米搁点油盐直接煮着吃,粉糯软香,颇
受孩子们喜爱。

外婆家缠在樟树上的月亮菜,我们一
吃多年。每年从夏到暮秋,外婆总会托
人带些到城里。还刚青嫩时,外婆会顺
带掐一些红辣椒。扁豆切丝,红椒切丝,
搁蒜爆炒,迅即,一盘红绿妖娆,鲜香
可口的素炒扁豆丝上桌了,即便与鸡鸭
同席,也掩不住它的出挑夺目。

妈妈说,外婆炒扁豆丝必配红椒,说
是“好看”的菜,吃着更“下饭”。这
或许正是外婆朴素观念里的文艺成份,
就像她后来一直把扁豆称为“月亮菜”
一样。

世时栽的,本打算成材后给外婆做些
箱奁,成全一个童养媳的愿望。后来,
树成材了,外公却病故了,外婆不再提
及伐树一事。樟树就成了外公留给她的
念想。

月亮菜的小花落了,一根细细的豆荚
长出,沐风栉雨,豆荚的脸长开了,身
子也丰润起来,如一弯新月挂在叶间,
有青色、青白色和紫红色。有一年,
外婆

月亮菜,好美的名字。

第一次听说“月亮菜”,是我十来岁
的时候,我捂嘴直笑,“不就是扁豆嘛!”
“是啊,你看这弯弯的样子,像不像月
亮?”外婆的手粗糙,指端还沾着泥巴、
菜汁,手心里卧着的扁豆,娇俏地弓着
身子,青白嫩香。

外婆说,很久以前,村子里寄居一个
江南人,每年,他会从外地运一些瓷货,
然后挑往附近的村庄售卖。庄户人家无
甚荤腥,园子的菜蔬倒是旺盛,适逢扁
豆结得欢,那位江南人会指着一架架扁
豆,欣喜地说:“好啊,好啊,月亮菜。”
“月亮菜”这个名字便由江南商贩始,
口口相传,欣然地落入这一片庄户人
的心里。

月亮菜很是泼皮,耐旱耐盐,随地下
种,便会发芽抽藤,一路风吹雨催,一
路聘聘婷婷地施展着自己的曼妙身姿。
夏始,随意转个身,在农家的墙根、院
后,甚至枯树旁,都会与几棵结瓜挂果
的藤蔓相遇。外婆家的门前有棵粗壮
的樟树,月亮菜的种子就点在那棵树下
,年年傍树而生。及至抽藤长叶,那一
截黑黢黢的树干便披挂起片片绿意。
风吹过,叶招摇,兀自一番风情。

舅舅说,那棵樟树是外公在